

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

吴蔚◎著

鱼肠剑_下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吴蔚◎著

鱼肠剑_下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鱼肠剑 / 吴蔚著. —北京: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17.3

(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

ISBN 978-7-5162-1478-7

I. ①鱼… II. ①吴… III. ①侦探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50921 号

图书出品人 刘海涛

出版统筹 赵卜慧

责任编辑 董理

责任印制 姜婷

发行总监 杨荣刚

责任校对 姚丽娅

装帧设计 聂强

书 名 鱼肠剑 (下)
作 者 吴蔚 / 著



出版·发行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右安门外玉林里 7 号 (100069)

电 话 010-63055259 (总编室) 63057714 (发行部)

传 真 010-63055259

http://www.npcpub.com

E-mail: mzfz@npcpub.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32 开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印 张 7.875

字 数 208 千字

版 本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北京世汉凌云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62-1478-7

定 价 51.00 元 (全二册)

出版声明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缺页或倒装, 本社负责退换)



目 录 (下)

CONTENTS

第七章 简兮简兮，方将万舞 1

记得他与妻子初识，也是在河边，也是这样一个深秋薄雾的清晨，水面莲花凋零，红衣尽卸，篱边菊花半开，呈现出灿烂的金黄之色，家乡鲈鱼正美。恍惚中，有女子声音在轻柔歌唱，缓慢，绵长，诉说着初遇与欢喜，又悲泣着离别与苦难，哀愁。他们有过欢笑，更多的还是宿命所赋予永恒的焦虑。它们束缚、缠绕、轮回，始终徜徉在四周。

第八章 昔我往矣，黍稷方华 47

吴军攻占郢都后，大肆屠城，四处烧杀抢掠，残暴与野性尽露无余。吴王阖闾率先入楚宫，将楚昭王不及带走的嫔妃及宫女一一淫遍，此即史书中所载：“阖闾胜楚，入厥宫室，尽妻后宫，莫不战栗。”夫概等其他将领则纷纷占据其他王公贵族的宅第，尽奸士大夫之妻。郢都处处火光，哭叫声、惨呼声时有所闻，繁华的郢都，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

第九章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 99

楚太子建是流亡之人，即便有亲信追随，也无法以自身力量颠覆一个诸侯国，所以他须得借助晋国。而今王孙胜情形比当年的太子建还要有优势，吴王阖闾率大军在外，良臣猛将倾巢而出，姑苏只有一个太子波及公子清，而率军抵挡越军的竟是从无带兵经验的刺客专诸之子专毅。

吴国伐楚前，曾与蔡、唐两国结盟，唐国被秦、楚联军灭亡后，蔡国国君蔡昭侯十分恐惧，一心要抱住吴国的大腿，竟打破当时“同姓不婚”的禁忌，请求与吴国联姻。吴王阖闾亦欣然同意，只是他不舍得将爱女滕玉远嫁，遂选中三妹叔姬寺吁出嫁蔡昭侯，并专门铸造了两口铜鉴，名为“荐鉴”，以示对此次联姻的重视。

尾声 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185

干将、莫邪采五山之铁精，六合之金英，使童女、童男三百人鼓橐装炭，候天伺地，阴阳同光。莫邪又断发剪爪，投于炉中，金铁刀濡，终成良剑，为雄雌双剑，号“干将”“莫邪”，称挚情之剑。剑成之时，精光贯天，日月斗耀，星斗避怒，鬼神悲号，诸人神之。

外一篇	美人如玉剑如虹	193
附录一	吴国大事年表（前 585 年—前 474 年）	225
附录二	楚国大事年表（前 979 年—前 223 年）	228
附录三	越国大事年表（前 510 年—前 306 年）	236
附录四	吴国青铜器示例	237
附录五	《鱼肠剑》中文物	238
附录六	姑冯句鑑	244
附录七	姑苏八门名称一览表	245
后 记	——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	247

第七章

简兮简兮，方将万舞

记得他与妻子初识，也是在河边，也是这样一个深秋薄雾的清晨，水面莲花凋零，红衣尽卸，篱边菊花半开，呈现出灿烂的金黄之色，家乡鲈鱼正美。恍惚中，有女子声音在轻柔歌唱，缓慢，绵长，诉说着初遇与欢喜，又悲泣着离别与苦难，哀愁。他们有过欢笑，更多的还是宿命所赋予永恒的焦虑。它们束缚、缠绕、轮回，始终徜徉在四周。



五湖风平浪静，外间却是大事不断。很快传来了吴太子庆忌遇刺的消息，且如计然所料，刺客正是要离。

原来吴王阖闾虽然顺利登基，控制了吴国局势，但吴王僚尚有三股残余势力，其中对阖闾威胁最大者，便是人在卫国的太子庆忌。

庆忌有吴国太子之名，拥有吴王合法继承人的身份，兼之其人外出时领有重兵，手中军事力量不容小觑。庆忌逃到卫国后，便加紧操练军马，预备择日杀回吴国，为父亲报仇雪恨，再从阖闾手中夺回王位。

除了预备诉诸武力之外，庆忌还派使者急赴晋国，想请人在晋国的季札主持公道。不料阖闾抢先一步，亦早派使者赶到晋都，表示愿意让位给季札，请季子速回吴国主持大局。

到了这个时候，季札还能有什么话说？吴国内讧的一切根源都在他身上！他只能再度避让，承认了阖闾的合法性，并劝庆忌听天由命，安心做个寓居他国的贵公子，不要再与阖闾争夺王位。

庆忌得报后大怒，道：“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更何况我父王是一国之君。我庆忌不报此仇，誓不为人。”

阖闾听闻后，本想亲自领兵征讨卫国，消除庆忌这一隐患。伍子胥却不同意，认为吴国精兵尽在庆忌、掩余、烛庸三人之手，吴国国内兵马不足，一两年之间，难以兴师远伐。要除掉庆忌，最好的办法，就是派刺客行刺。为此，伍子胥特意向阖闾引荐了要离。

阖闾大为惊异，道：“要离不是已经世袭了市吏一职吗？”伍子胥道：“要离是最合适的人选。”

之前专诸也是由伍子胥发现并引荐给阖闾的，阖闾相信伍氏的眼光，遂召见要离。

要离道：“臣虽细小无力，迎风则僵，负风则伏。大王有命，臣敢不尽力！”

阖闾打量着要离，心道：“你也知道自己细小无力，迎风则僵，负风则伏。”

要离见阖闾良久默然不言，猜及其心意，道：“大王患庆忌乎？臣能

杀之。”

阖闾遂直言道：“你可知庆忌之勇，世所闻也。筋骨果劲，万人莫当。走追奔兽，手接飞鸟，骨腾肉飞，拊膝数百里。追之于江，驷马驰不及，射之暗接，矢不可中。你先天不足，力远不如也。”

要离也不多言，只道：“只要大王有意除掉庆忌，臣必能杀之。”

阖闾道：“庆忌明智之人，而今归穷于诸侯，不下诸侯之士，不会轻易相信外人。”

要离道：“这个不难，大王只要对外宣称臣得罪了大王，砍掉臣一条手臂，再戮臣妻子，臣诈以负罪出奔，庆忌必信臣矣。”

阖闾很是惊讶，道：“砍掉一条手臂足矣，实在没有必要再多害你妻儿性命。如果实在要取信于庆忌，寡人可以命人制造假象，谎称杀死了你家人。”

要离道：“臣闻安其妻子之乐，不尽事君之义，非忠也；怀家室之爱，而不除君之患者，非义也。”

阖闾自认不是心软之人，却也为要离的决心打动，也由此坚信伍子胥没有看错人，当即应道：“诺。”

于是按照要离的要求，斩其右臂，杀其妻子及儿子禽离，禽离年仅七岁。母子二人被残忍杀害，又在市集当众焚尸。

要离依计逃离吴都后，便赴卫国投奔吴太子庆忌。庆忌在吴都时，常去市集，认得要离，知道他是前任市吏被离的侄子，听说要离继任市吏后，因得罪新吴王出逃，难以相信，即便对方断了一条手臂。

然要离妻儿被杀的消息传来后，庆忌这才相信要离是真心投靠，遂接纳了他。因要离熟悉吴国国情，遂命其训练士卒，修治舟舰，预备出师讨伐吴王阖闾。

不久，在要离催促下，庆忌率兵伐吴，船队浩浩荡荡，向南进发。

当日江上有风，要离道：“太子殿下应该亲自坐在大船船首，这样既能鼓舞士气，又便于指挥船队前进。”

庆忌认为有理，遂于船头坐定。要离手执短矛，侍立在一旁。

忽然有一阵强风刮来，大浪掀起，战船摇晃不定，庆忌也随之坐立不稳。一直暗中窥测时机的要离借船体颠簸摇晃之势，以短矛猛刺庆忌。短矛直中要害，透入心窝，穿其后背而出。

庆忌身受重伤，却没有立即死去，反而立时制住了要离。他虽已明白要离是吴王阖闾派来的刺客，仍不能相信要离宁可牺牲妻儿，也要博取自己信任，更难以想象自己堂堂吴国第一勇士，竟会死在气力远不及己的瘦弱男子之手。百思不得其解之下，遂叹道：“天下居然有像你这样的勇士，竟然能用这种苦肉计来刺杀我！”

庆忌心中有所不甘，又强忍剧痛，单手提起要离的脚，将其头摔入水中，等到要离将要溺毙时再将其提起。

如此反复三次，要离已是奄奄一息。庆忌这才将要离提上船，横放在自己面前，问道：“姬光到底许诺了你什么，竟让你甘愿牺牲自己及妻儿？”

要离喘息良久，气息方平，厉声道：“太子以为我是为了新吴王吗？不是！我家族受先大王寿梦所托，专司消弭吴国内患之责。为保吴王，不计得失，不计生死，这便是离氏家族的使命。太子若是抢在阖闾之前做了吴王，我一样会为你牺牲妻儿及自己性命，去刺杀阖闾。”

原来当年寿梦因宠爱幼子季札，立下“兄终弟及”遗嘱后，便已预料到季札之后，吴国可能会发生王位之争，内讧只会徒然消耗自身实力，于大业无益。为长远计，寿梦将一个秘密使命交付给心腹片离及其离氏家族——不计一切代价保卫现任吴王。

按照寿梦当时的预想，王位传到爱子季札手中后，季札必定会选择他认为合适的继承者，这样，不服新吴王者只能是老大诸樊、老二余祭或是老三余昧的后人。离氏家族受命严密监视这些有公子身份的贵族子弟，任谁有异图，离氏家族便要以强硬手段予以铲除，以保护季札选定的继承者。所谓“强硬手段”，便是彼时十分流行的以刺客行刺。

然而事情并不是全按寿梦的预计发展，老三余昧之后，老四季札拒绝接受王位，余昧之子州于即位，是为吴王僚。既然季札认可了这一事

实，吴王僚遂成为离氏家族的保卫对象。

不久前，在吴都发生了一系列事件后，公子光与吴王僚明争暗斗迹象逐渐显露。

尤其吴王僚派太子庆忌及两位弟弟引军出征后，离氏家族首脑人物被离感觉公子光对吴王僚威胁日重，遂派得力下属路么前往公子府行刺。

不料路么不但失败，还未按照事先约定自杀，被公子光生擒。公子光下令对路么严刑拷打，务求追索其背后主谋。

除了离氏家族外，还有一个人知悉寿梦未雨绸缪之计，这便是寿梦最爱之子季札。

季札得知市集小吏路么行刺公子光后，立即猜到是离氏所为。他不愿意父王在世时的精心安排毁于路么的招供，遂赶去公子府，以大司寇的身份强行带走了路么，将其关入牢狱中后，便将事先准备好的毒药交给路么，令其自裁。

因路么失手，离氏不得不再度启动行刺计划。被离被杀当晚，他人一直在一楼堂中，实际上是召集心腹干练人手商议继续行刺公子光一事。不料要离回家取物之时，被离意外被杀，离氏失去首脑人物，行刺公子光的计划不得不暂时搁置。

被离在此背景下被杀，离氏一族人人皆以为是公子光所为，或是从路么口中知悉了什么，或是认为被离作为路么的上司，该当负有责任。

后离氏经过商议，决定由要离继任首脑。要离为保住叔叔的唯一血脉，几度赴菱湖渔场，想将明离托付给计然，不料始终未遇，行刺公子光的计划也由此延误了下来。

恰在计然返回吴都的前一天，王城内发生了专诸刺僚之事，一夜之间，吴宫易主，公子光成为了新吴王，亦由行刺目标变成了离氏家族最新的保护对象。世事变幻莫测，人情亦历经沧桑。

然离氏必须得忠诚于自己的使命，要离将明离托付给计然后，便主动找到最受吴王阖闾宠幸的行人伍子胥，自请去刺杀太子庆忌，请伍氏代为向吴王阖闾推荐。

伍子胥尚不能相信要离之决心，要离遂将离氏使命一事和盘告知，

甚至连被离遣路么行刺公子光一事也没有隐瞒。

伍子胥惊叹之余，亦佩服第一任吴王寿梦之深谋远虑，遂向吴王阖闾力荐了要离，于是才有了要离自请断臂并残害妻儿一事。

旁人自是难以明白要离为何肯为吴王阖闾作出如此重大的牺牲，正如太子庆忌一般，即便是知悉离氏秘密使命者，如伍子胥等，亦觉得要离做得太过。但还是有人在日后理解要离真正的用心，他其实是不想离氏家族的命运继续在其子禽离身上延续。那个人，正是计然，他也终于明白为什么要离一定要将明离托付于他。

太子庆忌听说离氏家族实是受命曾祖父寿梦、专职秘密保卫吴王后，仰天长叹不止，道：“天意如此！天意如此！”从袖中抽出一把小剑，丢到要离面前。

卫士冲了上来，欲将要离碎尸万段。庆忌摆了摆手，道：“要离也是天下之勇士。岂可一日之内，杀天下勇士二人哉？”

他渐觉气弱，自知将死，遂告之手下道：“放了要离，准他平安返吴，以旌其忠。”

又令部下跟随要离返回吴国，为新吴王阖闾效力。随后自握穿透身体的短矛，用力抽出，当即血流如注而死。

庆忌部属遵照主人遗嘱，不再为难要离，与其一道乘船返回吴国。

渡至江陵，要离悠然不行。他屹立船头良久，弱小的身躯随着船体摇来晃去，目光投向江流，流露出深切的怀念来。

记得他与妻子初识，也是在河边，也是这样一个深秋薄雾的清晨，水面莲花凋零，红衣尽卸，篱边菊花半开，呈现出灿烂的金黄之色，家乡鲈鱼正美……

恍惚中，有女子声音在轻柔歌唱，缓慢，绵长，诉说着初遇与欢喜，又悲泣着离别与苦难，哀愁。他们有过欢笑，更多的还是宿命所赋予的永恒焦虑。它们束缚、缠绕、轮回，始终徜徉在四周，那是家族命运的真实延续，直至今日。

命中注定的悲剧，终无人能挣脱。恰如宫殿耸立之时，其轰然倒塌亦无可避免。人们均在仰视高高在上的吴王，却不知道权力这般炫目，而其背后竟然有如此多的隐秘。

护送的卫士忍不住上前问道：“离君为何不行？”

要离长叹道：“我杀害妻儿，以事我君，非仁也；为新君而杀故君之子，非义也。重其死，不贵无义。今我贪生弃行，非义也。我要离有三恶以立于世，还有何面目以视天下之士？”便举身投水自杀。

卫士却不肯让要离就此死去，又将他捞了起来，告道：“君且勿死，以俟爵禄。”

要离不肯听从，自断手足，伏剑而死。用以自杀之剑，正是太子庆忌临死所抛小剑，状似鱼肠剑。卫士遂继续护送要离尸体前往吴都。

要离行刺庆忌一事尚未发生前，吴都王城又发生了一起行刺事件，竟是被离之孙明离意图行刺新吴王阖闾。

当日计然听到要离妻儿被害的消息，以为要离意图行刺阖闾而被阖闾抢先下手，担心阖闾会进一步对付明离，遂命人将明离送往宋国。

明离年纪虽小，却甚是聪明，他见师父毫无征兆地将自己送走，且不见月女前来告别，遂起了疑心，半途刻意留意侍从们的谈话，终于偷听到叔叔要离一家出事的消息，心下大愤，竟趁夜晚船靠岸时，私下逃走。

侍从次日才发现明离人不见了，四下寻找未获，料想其人回了吴都，只得返回菱湖渔场，向计然禀报。

计然猜测明离知悉要离妻儿遇害一事，意图向阖闾复仇，忙派人到王城一带寻找，竟始终没有发现明离踪迹。又生怕明离在归途中出了事，忙派遣大量人手沿途寻找其下落。

那一日，计然来到剑坊，剑坊主人干将奉上新铸成的宝剑。计然拔剑出鞘，却见精光四射，通体湛然，随手试了一试，轻重大小无不合适，很是满意。

莫邪笑道：“这是我夫妇二人合力铸造，总算不负计君所托。”

干将道：“还请计君为这柄剑取个名字。”计然微一沉吟，道：“就叫属镂如何？”

话音刚落，便听到有人笑着接口道：“属镂这个名字不错。”竟是吴王阖闾微服到了。

这还是阖闾第一次来到剑坊，众人惊诧之余，慌忙上前拜见。阖闾摆手道：“各位不必拘礼。寡人今日只是路过，顺便进来看看。”索过计然定做的宝剑，把玩了一回，道：“好剑！好一柄属镂剑！”

计然本是豁达之人，又是巨富，于身外之物并不看重，见阖闾眼中大有喜爱之色，忙道：“既然大王喜欢，计然便将这柄剑进献给大王。”

阖闾笑道：“那怎么行？这是渔父亲自定做的宝剑，寡人怎可夺人所爱？”将属镂剑还给计然，又招手叫过干将、莫邪道：“寡人已登大宝之位，尚需要一把绝世好剑，以为吴国镇国之宝。”

干将心中隐隐感到不妙，忙道：“大王已有我师兄欧冶子所铸湛卢剑，湛卢剑乃五金之英，太阳之精，出之有神，服之则威，为天下兵器之首，锋芒无可比拟，堪可作为吴国镇国之宝。”

阖闾摇头道：“湛卢剑固然不错，可它是欧冶子为越王所铸，越王又将它献给了州于，州于曾将其作为佩剑，而今州于已败，寡人怎可再用湛卢作佩剑？你夫妇二人，一人与欧冶子同师，是欧冶子师弟，一人则是欧冶子之女，技艺当不在昔日欧冶子之下，寡人要你二人择地开炉，再铸一把超过湛卢的神兵利器。”

其实阖闾还有一层意思，不便当众说出来——欧冶子曾为楚国铸泰阿剑，泰阿是威道之剑，号“王者之剑”，而湛卢只是一柄仁道之剑。在阖闾眼中，“仁道”显然是远远不及“威道”的。

莫邪哪里明白新吴王的心思，忙道：“大王，要铸出湛卢那样的神剑，需要天、地、人合三为一，先父苦苦寻觅了三年，在山中侥幸发现了神铁及圣水^[1]，辟地设炉，雨师洒扫，雷公击劈，蛟龙捧炉，天帝装炭，又

[1] 圣水：冰冷的泉水。

用了三年的时间，才终于炼成湛卢剑。我夫妇二人本领均不及先父，又无神铁圣水，如何能铸出超越湛卢的宝剑？”

阖闾本是兴致勃勃而来，闻听此言，脸色当即沉了下来。

干将料想以阖闾性格，铸剑一事无可推托，遂向妻子使个眼色，莫邪轻叹一声，勉强点了点头。夫妇二人一齐下拜道：“臣等愿意为大王一试。”

阖闾这才转怒为喜，笑道：“你夫妇二人需要什么，尽可以提出来。寡人已命伍子胥在新城东面特设了一座匠门，又名干将门^[1]，就在剑坊东面。等新城建好，你们剑坊将处于市集交通最便利的位置。”

干将、莫邪闻言大为愕然，自古工匠地位不高，阖闾竟肯用“匠”字及干将的名字为新城池东门命名，可见极重工匠，亦对铸造新剑一事重视之极。干将夫妇意外之极，也极感荣耀，忙上前拜谢。

阖闾次子夫差有意走到计然身边，一双眼睛不停在那把属镂剑上打转。计然遂道：“公子既然喜欢此剑，我便送给公子如何？”

夫差还是个少年，也不客气，笑着接过宝剑，道：“那夫差就多谢渔父了。”

阖闾叫道：“夫差，你怎敢要渔父心爱的宝剑？”夫差撇了撇嘴，道：“父王将湛卢剑给了太子兄长，我也要佩一柄好剑。”

阖闾道：“父王不是已经答应你了吗，等到从庆忌手中夺回胜邪剑，就将它赏赐给你。”夫差道：“那还不知道要等到……”

一语未毕，忽不知从哪里挤出个孩童来，手执短剑，直朝阖闾刺去，口中还嚷嚷道：“今日要为禽离报仇雪恨。”

阖闾虽猝不及防，但毕竟是武夫出身，征战沙场多年，对方又只是个孩子，轻轻一闪，大力一推，便将刺客摔倒在地。

卫士一拥而上，挺出兵刃，对准那孩童，只待阖闾一声令下，便要将其斩为肉酱。

计然忙道：“手下留情！请大王手下留情！”

[1] 据宋人范成大《吴郡志》卷三《城郭》云：“匠门又曰干将门，《续经》止曰将门，吴王使干将铸剑于此，故曰将门，今谓之‘匠’，音之讹。”唐人陆广微《吴地记》云：“匠门又名干将门……阖闾使干将于此铸剑。”范成大与陆广微均为吴人，但因陆广微时间较前，作者取其说法。

闾闾见那孩童虽只有十岁年纪，一双明亮的眼睛中却闪着仇恨的怒火，似欲吞噬一切，颇为心惊，又见计然为其求情，当即问道：“渔父认得这名小刺客吗？”

计然吞吞吐吐地道：“大王……”闾闾遂命道：“其他人都退出去。”

干将、莫邪等人不知那孩童从哪里冒出来，正担心其人行刺会给剑坊招来祸事，闻言慌忙退出堂去。

计然见再无旁人，便实话告道：“禀报大王，这孩子叫明离，是前市吏被离之孙，要离之侄。”

他已猜到要离实为闾闾死士，已赴卫国刺杀前太子庆忌，遂不再隐瞒明离身份。而今也只有说出实情，方能保住明离性命。

闾闾果然转怒为惊，讶然道：“原来你就是被离的孙子？”

明离被卫士反扭住双臂，犹自挣扎不止，骂道：“昏君，你杀了我婶婶，还杀了我弟弟禽离。我要杀你这个昏君报仇。”

因要离行刺庆忌一事尚无消息，闾闾不便明言，遂命道：“来人，先把明离押出去，好好看管。”

等卫士带走明离，闾闾才问道：“明离看向渔父的眼神很奇怪，分明是认识，可他又有意假装不认识，这是何缘故？”

计然道：“明离早已拜在我门下，成为我弟子，假意不识，是怕牵累于我。”大致说了之前要离以明离相托一事。

闾闾半句不提要离之事，只点头道：“明离小小年纪，也懂得维护师父，不愧是离氏家族的人。”又道：“渔父放心，寡人不会杀明离，可也不能就此放了他。”

计然遂问道：“那么大王预备如何处置明离？”

闾闾道：“先将他关起来，日后再行处置。也请渔父这段时间不要离开吴国，寡人还有事请教。”

计然心道：“明离不明就里，知道自己落入仇人手中后，必定愈发悲苦，还不知道会做出什么事。”

正想试着说服闾闾，由自己来看管明离，忽有卫士进来禀报道：“大王，校场出了大事，孙将军以不遵军令为由，下令将大王的两名爱姬斩

首示众。”

阖闾大惊失色，道：“快，立即派人快马赶去校场，传寡人之命，叫孙武停手。”

卫士道：“来不及了。孙将军一声令下，首级当场便已经斩了下来。”

阖闾登时怒气冲天，道：“这孙武好大的胆子，竟不顾寡人的一再交代，敢对寡人爱姬下手。走，去校场！”

计然求情不及，只得任凭吴王阖闾一行带走了明离。出来剑坊，正待返回渔场时，大夫邢平家臣包库忽然赶至，道：“大夫君想请渔父到邢府一会。”

计然道：“我有急事，得尽快赶回渔场。麻烦包君代为转告邢大夫，下次进城，再去府上拜访。”

包库道：“大夫君病重，怕是快要不行了，请渔父务必去见一面。”

计然闻言，忙赶来邢府探视。邢平这次不是装病，两眼发黑，脸颊深深凹陷了下去，人消瘦得厉害。他一见计然进来，便挣扎着坐起来，举手招呼道：“渔父。”

计然忙上前握住邢平之手，问道：“邢大夫何时得的病，我竟是不知，实在抱歉。”又问道：“可有请大夫瞧过？听说阳山公孙圣医术高明，就是脾气怪些，我这就派人……”

邢平道：“渔父不必为老臣费心了，我这病是好不了了。”又道：“之前因为寿梦手书一事，老臣甚是无礼，还望渔父见谅。”

计然道：“事情早已经过去，邢大夫不必再放在心上。”

邢平道：“按照先人交代，手书本该由老臣子嗣继承保管，可野儿他……唉，老臣绝了后，这大概也是天意，手书到老臣这一代手里，就该终止了。臣知道，渔父想为晋君谋取手书，老臣愿意成全渔父……”

计然大为惊讶，道：“难道邢大夫一直以为我之前冒昧索要寿梦手书，是为了晋君？”

邢平道：“难道不是吗？渔父说季子捉了月女，要渔父拿手书去换人，当日凑巧季子到来寒舍，臣见他神色言辞，竟是不知渔父身份，臣便知

所谓月女被捉一事，只是渔父编造出来的说辞。后来臣也派人去打探过，月女好端端地在渔场玩耍呢，也验证了臣的推测。”

计然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曾向邢平当面试探寿梦手书一事的人，不是公子掩余，而是季札。

料想必是寿梦临终前，将与晋国大夫申公巫臣秘密订盟一事告诉了季札。邢平既知季札知悉手书，也以为频繁造访邢府的窃贼是季札所派，邢野也是季札手下所杀。以季札的公子地位及圣人名望，吴国自是无人能与其对抗，是以邢平不敢声张，还阻止计然涉入，称：“因为那个人非同小可，即便渔父还有当年晋国公子的身份，也一样动不了他。”

当日公子掩余以月女性命要挟，计然被迫来到邢府索取寿梦手书，因为事关重大，又以为邢平知悉对方身份，遂未明言提及掩余，而邢平竟以为计然是在说季札。

刚好季札到来，邢平本待当面解决此事，遂坚持引计然去见季札。不想见面之后，才发现季札虽见过计然，却对其身份来历一无所知，遂大为误解，以为计然在撒谎欺骗。

计然瞬间即会意过来，忙道：“邢大夫误会了！当日捉走月女的人，是公子掩余，而非季子。”大致解释了一番。

邢平先是惊愕，随即大为悔恨，道：“原来都是老臣的错。老臣竟以小人之心揣度渔父，还误会了渔父这么久。”

还待起身行礼赔罪，计然忙道：“邢大夫好好躺下养病，便是最好的赔礼了。”

邢平喘息了一阵，渐渐平静下来，先是喃喃自语道：“那么这份手书该怎么办？”随即又问道：“渔父，你说老臣该怎么办？”

计然道：“不瞒邢大夫，月女那件事平息后，晋君确实也派人找过我，要我设法帮忙谋取寿梦手书，不过刚好出了公子光替代吴王僚成为新吴王之事，事情遂缓了下来。我不知晋君谋夺手书的目的为何，而今季子人也在晋国，料想晋君会暂时坐观其变。”

邢平道：“那么晋君一定已经派人将手书内容告知渔父了？”